

英雄力量之

邱少云

QIU SHAOYUN

中小学生英雄力量故事编委会　编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英|雄|力|量之

邱少云

QIU SHAOYUN

中小学生英雄力量故事编委会　编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前言

一百多年前，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梁启超先生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可见，青少年教育是国之根本。毛主席曾经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来比喻青年一代。青少年将成长为国家的栋梁，因此，如何正确培养青少年的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系列应时代之要求，给青少年读者带来了中国革命史上众多革命先驱的英勇事迹。翻开这套书，革命先烈的英姿雄风仿佛就浮现在读者的眼前，读者似乎能从文字中触碰到英雄跳动的脉搏。正因为有层出不穷的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历史不会将他们淹没，而作为祖国明天的中流砥柱—青少年们，更需要谨记先辈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的光辉篇章。

穷人家庭出身的邱少云，童年充满了苦难：他的父亲惨遭船霸害死；母亲含恨离世；他给地主放牛，因为生病被扫地出门；去面馆当学徒，黑心老板却不把穷人的命当一回事。解放战争胜利后，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邱少云也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志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革命事业。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严守革命纪律。为了完成潜伏任务，他以超乎常人的意志和毅力，经受熊熊烈火的考验，在痛苦中牺牲。战斗结束以后，他的故事广为流传。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英雄出生 / 001

第二章 逃荒求生 / 017

第三章 面馆小学徒 / 031

第四章 黎明前夕 / 047

第五章 解放军到来获新生 / 059

第六章 军装穿上身 / 069

第七章 服从命令听指挥 / 083

第八章 渡过鸭绿江 / 095

第九章 高地显英雄 / 111

第十章 钢铁般的意志 / 12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邱少云

QIU SHAOYUN

第一章　英雄出生

1926年秋，一个新生儿清脆的啼哭声划破了重庆市铜梁县少云镇玉屏村邱家沟寂静的夜空。敦厚老实的邱家沟人欢笑着走出家门，聚集在邱斌荣家狭窄的院子里。

主人邱斌荣连夜从百里之外的江边赶了回来。他的双眼布满血丝，在微弱的烛光下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出现在乡亲们的面前，一脸欣喜地说：“是个大胖小子！”乡亲们见东方泛出鱼肚白，打趣道：“这小子哭声洪亮，把太阳都唤醒了，长大了准有出息！”

邱斌荣笑了起来，布满老茧的手抚摸在孩子柔嫩光滑的小脸蛋儿上。坐在床头的女人顺着光看过来，努嘴嗔怪道：“孩子皮肤嫩着呢，别伤到孩子。”大伙儿听了一笑，有人提醒道：“邱家大哥，快给孩子取个名吧。”这句话提醒了沉浸在喜悦中的邱斌荣：该给自家儿子取个什么名呢？

“壮志凌云”——没读过多少书的邱斌荣脑海里突然蹦出了这么一个词，他顿时两眼放光。“少云，邱少云，我儿子就叫邱少云！”邱斌荣响亮地说道。他抱着刚出生的邱少云对着太阳亲了又亲，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邱少云出生后的第二天，邱斌荣就动身走了，没舍得在家里多待上几天。眼见家徒四壁，自己亲手开垦的土地也被

财主霸占，他只能忍气吞声地做了人家的佃户，一年的收成大半都用来交了租，眼下家里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他说什么也不敢在家多逗留。

处在动荡的时代中，穷人的日子可不好过。

邱斌荣和大多数铜梁农民一样，选择将自己甚至自己的家庭无奈地寄托于一条风雨飘摇的船上。他唯一的信念就是要将自己的儿子养大成人，好好延续邱家的香火。

当时四川境内江河纵横交错，长江、岷江、嘉陵江、渠江、赤水河、大渡河都从这里流过，人们运送物资就靠这些天然的河水，久而久之就开辟了一条条水路，可是这些水路大都位于险象环生的复杂地段。作为一名船工，死亡的危险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有人甚至称船工是“死了没处埋”的人。江水滔滔，波涛汹涌，一个不小心，一个有血有肉的汉子就会成为茫茫江海里的一缕魂魄。

川江号子里有唱：“想我们船工生活悲惨，风里来浪里去牛马一般；拉激流走遍了悬岩陡坎，头老打头老骂血汗吸干；衣无领裤无裆难把人见，生了病无人管死在沙滩；船打滥葬鱼腹尸体难见，抛父母弃儿女泪哭干……”

家无定所、四处漂泊，这就是船工的生活。船工的衣服

叫做“纳坨”，竖着矮领，在右肩、腋下、下摆的位置钉带子、打活扣，这些就是因为不断干活，在磨损中慢慢缝补出来的。衣服又厚又重，故称“坨”，它能保护皮肤。船工在劳作的时候穿上它，阳光晒不进、雨水淋不湿，有时候还能抵挡凶残船主的皮鞭棍棒，不至于伤到筋骨。

木船逆水行驶时，需要船工上岸拉绳子，往往一趟下来，船工的肩膀上就留下一个血红的印迹。他们稍不留心，脚下若是绊上了石头，一个不好，就会葬身在江河之中。

可以说，船工的日子就是拿命当赌注。邱斌荣认了，他宁愿辛苦一些，至少能养活妻子和儿子。

邱斌荣的妻子是个温柔贤良的好女人，没读过书却明事理、识大体，家里家外操持得井井有条，让远在外面奔波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邱少云自懂事起便不爱哭闹，后来母亲又生下了小弟弟，同样还是孩子的他俨然成了一个小大人，有好吃的总是留给弟弟。弟弟要是淘气，做错了事情，邱少云就会板起脸，一本正经地批评弟弟。

时间飞逝，十几年的光阴就这样倏地过去了。新的一年又要来了。

这一年离过年还有两天时，邱少云和弟弟每人背着两只新背篓，走在关溉回邱家沟的石板路上。关溉是铜梁县比较大的一个镇子，平时来往赶场的人络绎不绝，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更是热闹非凡。

一路上雾霭朦胧，天阴沉沉的。弟弟轻声问邱少云："哥，背篓没卖出去，没钱买米和盐巴，回家吃啥子？"

邱少云低着头，闷声不响，满脸愁云。

这一年整整旱了一年，到了冬季也难见雨雪纷飞，麦苗儿叶子枯黄，豌豆儿不发棵儿，萧条的景象让新年里忙碌赶场的人们连声叹气。

"妈妈饿着肚子把屋后最后的几根竹子都砍了，连夜编了这几个背篓，就指望着赶场卖了，换点儿米，换点儿盐，可……"弟弟淌着泪，用衣袖擦了，继续说道，"可今天连问的人都没有，这过年……"说到"过年"两个字，弟弟再也忍不住了，"哇哇"地哭出了声。

邱少云轻轻拍着弟弟的肩膀，想要安慰他，却不知如何开口。

翻过一道道山坡，很快就到了邱家沟。邱少云和弟弟站在家门口，弟弟冲着屋里号啕大哭："妈妈，妈妈，我们的

背篓今天一个都没卖出去。”

邱少云再也憋不住了，眼泪像决堤的洪水开了闸。弟弟的哭声像刀子似的戳进了这个懂事孩子的心里。他靠在破草屋门上，痛苦地叫了一声“妈妈”。

妈妈从破草屋里走了出来，将两个孩子拉进怀里安慰道：“好孩子，我们不哭……”

哭了一阵儿，邱少云和弟弟随着妈妈进了屋。妈妈从灶头端出两碗红苕根稀饭，两个孩子一人一碗。

“快吃，你们可是一整天啥子都没吃。”妈妈说。

邱少云看着面前的那碗红苕根稀饭，多想一口就吞进肚子里，可他知道，这是家里唯一的一点儿粮食了。邱少云端了端碗，又放了下来。趁着妈妈转身去厨房的空隙，他又随手拿起地上的一个破背篓出了门。

此时雾气弥漫在山野之间，天色快要全黑下来了。饿了一天的邱少云头晕目眩、浑身乏力。他举步维艰，爬上一个小山坡就得放下背篓休息一会儿。苦难的日子让幼小的他早早地尝尽了人生的辛酸。

邱少云站在小山坡上极目远眺，李财主家的那片青砖宅院还未完全被黑暗笼罩。他愤愤不平地将手握成拳头，一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砸在身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凭什么穷人辛辛苦苦开垦土地、种上粮食，还要给地主交租？往年用糟糠、烂菜叶也能勉强对付过去，可今年遇上了旱灾，地里的粮食只收了那么一点儿，地主老财把它们抢了个精光，还扳起手指算，硬说邱家还欠他五担粮食——这日子可真没法过了！

邱少云想着想着，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少云，少云——”他听到了妈妈焦急的呼喊声。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邱少云挥舞着手，站起来回应。

妈妈跑到邱少云面前，拉着他的手说道：“一天都没吃东西，还要去哪里呢？”

“我不饿，趁着天还没黑透，我去山上找点儿野菜，不然明天吃啥子？”

妈妈含着泪将邱少云搂进了怀里，说：“孩子，可苦了你！怪我们没本事，等爸爸回来就好了。”

邱少云点了点头——他和妈妈一样，期待着爸爸回来。他想，等爸爸回来，家里的米和盐巴就解决了。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邱少云背着满满一背篓的野菜回来了，他浑身都被雾气打湿了。

“邱斌荣回来了吗？”门外有人吼道，接着“啪”地一声，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来人是李财主的狗腿子崔名贵，外号“催命鬼”。他趾高气扬地说：“你家欠李老爷的五担粮食什么时候还？”

“家里都揭不开锅，活人都快饿死了，还能拿什么还？要拿命吗？”妈妈声泪俱下地说。

邱少云怒视着催命鬼，两个拳头握得紧紧的，他恨不得马上扑上前去，狠狠地教训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狗腿子，妈妈却拦住了他。

催命鬼眼见邱少云急红了双眼，活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便恶狠狠地说：“小崽子，想要造反吗？告诉你爸爸，要是后天不还上李老爷家的五担粮食，你们家这个年就别想过得太平！”

邱少云一听这话再也忍不住了，他挣脱妈妈双手的钳制，从门后拖出一把大扫帚，把催命鬼赶出了家门。

他本想继续追赶，伯爷邱斌富提着一竹篮红苕根在路口拦腰抱回了他。伯爷说：“孩子，别惹事，我们回家。”

妈妈站在家门口，看着邱斌富篮子里的红苕根，过意不去地说：“大哥，你家日子也不好过，这红苕根……等斌荣

回来就好了，在外头跑了一年，多多少少他也能带点儿东西回来，到时候给大哥送些过去，我们大家都好过年。”

“弟妹，斌荣他……”邱斌富说话时声音颤抖，他侧过脸，两手哆嗦地去装手上的烟斗。

“斌荣怎么了？”妈妈惊叫道。邱少云眼见伯爷邱斌富的表情，心头隐隐有些不安。

邱斌富手上的烟斗掉在了地上，他抬起头，神色悲伤却欲言又止。

“大哥，你倒是说啊，斌荣他到底怎么了？”妈妈拽着邱斌富的胳膊焦急地问道，“你这要急死我啊！”

“弟妹，我说了你可要撑住啊，斌荣他在龙王坨，不明不白地掉进河里……淹死了。”

“啊——”这个消息就像是晴天霹雳，妈妈当场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邱少云跪在妈妈身边，泪眼蒙眬地抱着妈妈的身体。一旁的邱斌富老泪纵横，自顾自地在一旁唉声叹气：“这都是造了什么孽啊！老天爷还让不让人活了……”

乡亲们听闻哭声都围了过来，几个年轻的先扶起了倒在地上的邱少云妈妈，其他人焦急地询问邱斌富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邱斌富一屁股坐在门槛上，一字一句地讲述了弟弟

邱斌荣遇害的经过。

原来，邱斌荣和船工辛辛苦苦劳作了大半年，眼看过年的日子就要到了，满心指望早早领了工钱，回家过个团圆年。可没想到，船主硬是不给大家发工钱。邱斌荣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他咽不下这口气，便对拉纤的穷兄弟说，要是不发工钱，大家就不拉船了。一听船工们不拉船，船主急了，只好让步说，愿意先给每人发两块大洋，其他的等船上的这批货卖出去以后再一起结算。

邱斌荣担心船主赖账，坚决不同意，船工们也跟他站在一边。船主见这些船工不上当，只得忍痛发了大半年的工钱。因为这件事，他对邱斌荣恨得咬牙切齿。

船到龙王坨靠岸后，邱斌荣一个人坐在船边，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几个人就钳住了他的手脚，往他嘴里塞了一团棉花。他口袋里的几块大洋被人搜走了，背上还被绑了一块大石头，他就这样被人推进了烟波浩渺的江河里。

听着邱斌富的叙述，邱少云妈妈更心碎了：“不，孩子他爹……”她流着泪，床边围满了人。两个孩子拽着妈妈的手，邱少云只能重复地喊着“妈妈，妈妈”。

邱斌富开口道：“弟妹，事情已经都这样了，你就看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